讀墨子

唐　韓愈

儒譏墨以尚同、兼愛、尚賢、明鬼。而孔子畏大人，居是邦不非其大夫，《春秋》譏專臣，不尚同哉？孔子汎愛親仁，以博施濟眾為聖，不兼愛哉？孔子賢賢，以四科進褒弟子，疾歿世而名不稱，不尚賢哉？孔子祭如在，譏祭如不祭者，曰：「我祭則受福」，不明鬼哉？儒墨同是堯舜，同非桀紂，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，奚不相悅如是哉？余以為辯生於未學，各務售其師之說，非二師之道本然也。孔子必用墨子，墨子必用孔子；不相用，不足為孔、墨。